

旱时溪坑石头见底，流清泉，照柳影；涝时黄水横溢，倒溪堤，淹家园：这就是大溪坑，村里大人戏称为白肚坑。我家就在大溪坑堤坝下村里的老街上。

这虽是条溪却又在称呼上连着个“坑”，因为那溪底断断续续有许多发大水时冲出来的深不见底的坑潭，坑潭大大小小，每发一回大水就会变化。

这些坑潭是孩子们的天然泳池，也是父母们的心病。

夏日里大男孩们成群结伴去游泳，小男孩们只能偷偷摸摸去玩水。因为年年总传来溪上游小孩子溺水的消息，大人们于是严管小孩子玩水。可是夏日炎炎，清凉的水是儿童们很难抵挡的诱惑，便趁大人不注意时溜到大溪坑来，几个同样溜出来的孩子便兴高采烈地一同玩水。五六岁时，为了不被大人察觉到玩过水，干脆脱了粗布裤衩光着小屁股裸泳，回家时再穿上短裤；七八岁时，知道难为情了，穿着裤衩玩水，玩够了，躲在刺蓬后面或卵石堆下，脱下裤衩使劲拧干水分，搭在溪坑石头上烘晒，光屁股的小伙伴们背靠背缩成一堆，嬉笑打闹。有时候突然会出现谁家的母亲手里握着一根刺柴，冲来抓她家的孩子，孩子们便光着屁股抢着未干的裤衩四散逃走，夏日的艳阳里留下一串骂声、笑声、惊叫声……

虚年八岁时，我在村里祠堂边临时搭的毛竹屋里上学，放假时会去大溪坑学着大人开荒。大溪坑起水时会冲掉已经开荒种过一两年的地；但大水过后，泥沙又会淤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，成为新的荒原，村人又争着去开荒，种点带豆、蒲、茄……

开垦荒地我们称挖地，在有点土的地方挖出溪坑石头，堆成地界。沙土很薄，小孩子挖了好多天，地块虽只八仙桌大小，却是自己的领土，种上大蒜或青菜，亦自珍惜，天天会去看顾，至于后来是否有收获倒是忘了。

也会有强横的大人不理会孩子开垦的领地的所有权，竟然把那块小地在一个清晨里归入他的地块里。这令小孩子伤心又无奈，只好另寻边角再去开垦。在那横蛮的岁月里，除了忍耐，弱小的孩子又能怎样呢？其实大人们也只是在大溪坑里开出一块薄地临时种种，搞的也是大队里不允许私种的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

秋天放学回家，我总是和下街头几个同伴一道挑两只竹篓，去大溪坑接干树叶，干枯的树叶是土灶起火的柴草。在山上砍光毛柴的年月里，溪坑堤坝边的树木被村里人仿佛神圣不可侵犯似地保护着，只有落叶才可以接回家烧火。八九岁的我挑着满满两篓干树叶，摇摇晃晃地回家，显得蛮有成就感。但干树叶并不经烧。

大溪坑上有个冷水坑坝，我们村里小孩子是不敢去的，那时候年年会有大人或小孩溺水而亡，传说土改时冷水坑坝上打死了十几个地主、“反革命”，是他们的鬼魂在作怪。

大溪坑上有两座桥，一座是叫

新桥的石板桥，这桥其实很古老，村人却称为新桥。可以肯定还有一座更古的老桥，我却没见过。新桥有三道桥脚，长条红石平铺而成，因为古老，本来三块条石并排，后来却残落成只有一块或两块条石，也没有人去修复，过路的、挑柴的只能小心翼翼通过。另一座靠海边的叫水泥桥，民国时期建的洋桥，桥面可以拉手推车。新桥桥短溪窄，水泥桥桥长溪宽，传说更早的桥更短溪面更窄，说是古代山上树大，下雨时可以养水，溪水不会突然暴涨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砍光大树才导致水土流失，溪面越冲越宽，洪水越来越猛的。

## 大溪坑

何晓道

年七八月间，大溪坑会发洪水，由于溪坑底里上游冲下来的卵石黄沙越积越高，大水便冲毁堤坝，直接冲向村庄、稻田。一旦房子进水，村里老街便成了油水溪。我家沿街边的三间楼屋，把家什搬到二楼，打开前门后门，由着洪水进出。大人讲，前后门大水流通，对房屋没有压力，不会倒屋。有回发大水，我只有十来岁，父亲要去小队仓库管事，母亲守在家里，街上的杂物冲到前门要塞住门口，必须不时清理。我站在水里同母亲一道守着每道门，不让上游洪水挟来的浮物挡住门。

如果大溪坑坝倒了，就要赶紧抢修，十来岁的我也得出力。此时的台风接连不断，村里没日没夜修坝。坝不堵好，稻田就要被淹，这一年就颗粒无收，是要饿死人的；坝不堵上，房子仍会淹在水里；堵坝堵海塘岸便成了年年要拼命的苦难。年纪太小，我只能做些送饭、送水的小事，但盼着父母、兄姐归来，他们全靠人力，挑沙石、扛块石，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修堤坝。他们回来时衣衫全湿，每个人精疲力尽。

母亲告诉我，1958年台风，大溪坑倒塌，洪水特别大，我家楼屋刚造好，无钱打墙，大风穿堂，瓦片全部吹落地上，三间木结构楼屋被风吹水冲，变成鱼刺一样。可怜我爷爷病重，家里人冒着风雨抬着他搬到地势高点的邻家。哥哥姐姐小的不过几个月大，大的才三四岁，都在风雨中苦苦挣扎。第二天天亮，又传来隔海王石岙外婆家倒

塘，海水进村，淹死几十个人。母亲匆匆赶去看望，知道外婆后嫁的外公和外公的儿子已经惨死。我母亲又要顾及待哺的我的小哥和病危的我的爷爷，不得不连夜哭着从海那边绕了20多公里赶回家。

大溪坑里不能忘记的事，是一场溪坑两岸的两个村族的械斗，那时候年少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打起来。只记得两村的青壮后生乃至五六十岁的人手里带着铰刀、短棒全部出动，在大溪坑卵石滩上对峙着，气氛严肃。突然两村人打成一团，直到对方逃了，还活捉了五六个人，用绳子绑住，拉到村里，关在谁家的谷仓里。那个时候是斗争的年头，打架斗殴比较常见，以村庄为单位打斗却并不常见。后来忘了怎么处理，大溪坑里乱哄哄的打斗场面却记得很牢。

大溪坑里的卵石黄沙几年前因建筑需要遭到疯狂采挖，导致溪底无坑无潭。现在政府五水共治行动把大溪坑修成固若金汤的大坝，坝上还有宽阔的马路，溪底筑了几级坑坎，溪上架了好几座各式大桥，从桥上坝头望去，常年可以见到湖景一样的水面，雨季溪水潺潺流淌。

清晨，大溪坑两边洗衣裳的排成两排，在清溪中可见古风，我拍过几组照片在群里发布，获得点赞无数。夜晚溪堤上健身走路跑步的陆续不断，夜钓、柯蟹成了娱乐，溪头海水在大潮时悄无声息地满上，即使是大台风也平安无事。

其实，大溪坑还有个正式的名称叫石门溪。太舅公培林先生告诉我，石门溪旁有5座小圆山，如同母亲的乳房，古时候称叫五乳山，石门溪水便是母亲的乳汁，生养着石门溪两岸的人们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意境。

## 老师·先生

潘玉毅

“老师”一词现在已经泛滥，记者、作家、广告商……各行各业的人都能被叫作老师，倒是应了韩愈的那句话——“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但严格地说，只有那些在课堂上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才有资格被叫作老师。

人这一生里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十几年书读下来，会遇到很多老师，能当得起“先生”二字的却不多。它是对老师的尊称，无形中自带分量。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被叫作先生，就像不是所有的碳元素都能被叫作钻石一样。

我初入校园时，就遇到了一位先生，人好，字好，学问好，堪称“德高望重”。我小学是在村里读的，在我们村遇见一个人，只要同他说起“长先老师”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对于一个人人口不满一千五的小村子而言，“长先老师”无疑是博学的象征，放眼村村头，没有人学问比他更好了，故而只有他当得起“先生”二字。小孩子不好直呼老师的名讳，减了一个字，叫他“先老师”，无意间竟与“贤老师”同音。当然，他也确实当得起“贤师”的称号。

先老师身材魁伟，面上自带二两白酒，用《三国演义》里的

话形容，当是“面如重枣”——脸上的肤色如熟透了的红枣，可知其红光满面的程度。先老师长相威武，却是个极和气、极风趣的人。不管对谁，他讲话做事从来不摆架子，只要不是在课堂里，孩子们尽可以在他面前没大没小。因为学问深厚，他讲课鲜少翻阅课本，各种知识，信手拈来，各种典故，张口即来。除了语文课，他也教我们画画、书法和体育。

不过，我们更爱听他讲故事，讲书中的故事，也讲书本外的故事。农村的孩子视野窄，课外读物也少，学校图书室的馆藏几乎可以用“可怜相”形容。而先老师肚子里装的东西，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，所以即使再淘气的孩子听他上课也是坐得端端正正。后来与先老师熟了，我们常去他家里玩，也因此在他家的阁楼上翻出了“海量”（于彼时的我们而言）的库存。先老师甚是大度，任我们自取阅读，于是，小小的阁楼成了我们那时最向往的乐园。先老师家的院子里有凤仙花、牵牛花、无花果，有时他还会去山里挖几株兰花草，从上林湖拾几块化石或青瓷碎片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对美有了最初的鉴赏能力。

我之爱文字，大抵也是受他

的影响。初学作文，第一件事就是“看图写字”，内容无非是踢了别人家的玻璃主动认错、捡到了钱包主动交还之类，但先老师告诉我们读书习文应该真实、诚实一点。他说，倘若你们每个人都去捡钱包，马路上的钱包够你们捡吗？所以我从来不在作文里杜撰扶老奶奶过马路、红领巾在风中飘扬这样的故事。

某年暑假，我忽然迷上写东西，在六十天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稿子，诗歌散文小说兼而有之。其实，说是稿子，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。但先老师说写得很好，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。粗鄙文字有人欣赏，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。因为这一声好，我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尝试——从田间插秧写到云中打斗，年少无知，什么都敢尝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写的文字真是粗糙不堪。

在先老师的鼓励下，临毕业前，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短文，参加了镇里举办的一个主题为“学习杨贤江”的征文比赛，拿了一个小奖，那也是我拿到的“三好学生”以外的第一个奖。后来我又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首绝句，得了140元稿费，为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
小学毕业那天，月季花开得正艳，分别在即，同学们忙着合影留念，唯独忘了跟老师合照一张。毕业多年以后，我偶尔去村里的诊所配药，打从老师家门口经过，想要进去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，只能静静地看两眼，然后走过，就像学生仰望老师，后生仰望先生，心中的敬意不因时光流逝而变浅一分一毫。



期待莲花盛开时

邱文雄 摄

## 苏东坡的抑郁时光

曲水

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北宋大学士苏东坡除了才华横溢，还有着一副绝世好心态。尽管他的一生，命运多舛，坎坷峻峭，但他以儒家精神入世，道家气质出世，总能将心境调整得平和、稳妥，保持住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豁达、开朗与潇洒。然而，苏东坡终究也是凡人，不可能永远像一尊乐呵呵的弥勒佛，他也有过一段非常郁闷、自闭的时期。

元丰三年，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的苏东坡，被贬了官，削了俸，还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黄州——那是他的贬所。走了大概有半个月吧，风餐露宿，终于到了黄州，人生地不熟，又谁来居所？于是苏东坡姑且栖息在一座名叫“定慧院”的寺内。此间条件自然不能与他袍笏在身时相提并论，不过比起令人胆战心惊的牢狱生活，能与僧人们一起吃住，也算劫后余生。但是巨大的命运落差，一时无法让苏东坡适应过来。他心情郁闷，于是将落笔实录于笔端。他在《与王定国书》中谈到自己初到黄州的景况：“某寓一僧舍，随僧蔬食，甚自幸运。感恩念咎之外，灰心杜口，不曾看谒人。所云出，盖住村寺沐浴，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，聊以自娱耳。”当时的苏东坡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。他不想说话，也不想见人，基本闭门不出，出门也是为了洗澡。闲来独自在溪水旁钓鱼，山林里采药。说白了，他有些自闭，有些抑郁。

一段时间后，他的家眷来了。在郡守的帮助下，一家人搬到了近水的临皋亭。这里风景清朗雅致，

推门即可感到江风拂面，想必是惬意的。但好景致未给苏东坡带来好心情。他写了封《答李端叔书》，信中说：“得罪以来，深自闭塞，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间，与樵渔杂处，往往为醉人所推骂，辄自喜渐不为人识。平生亲友，无一字见及，有书与之亦不答……”苏轼说，自己现在几乎是湮没于草野了，不管是樵夫、渔人还是醉酒的莽汉，都不认识我，这样也挺好。而不少老友，有的因为我遭难了，避嫌不理，给他写信“亦不答”。显然，他仍没能从抑郁中走出来。

黄州有一处赤色断崖，唐代诗人杜牧曾将它误认为三国古战场。苏东坡来到黄州后，按照他的性子，本来肯定会第一时间兴致勃勃地前去游玩。可实际上，他到黄州半年之后，才去了赤壁。

清风明月无需买，最是山水怡人情。赤色断崖的古战场让苏东坡眼睛一亮，心头一震，心头的阴霾扫去大半——“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……”回望前代的英雄豪杰，自己这点人生苦难，算得了什么？

自那以后，他便常去赤壁。他会叫上几个朋友在赤壁下荡舟，也会单独乘舟登岸，还会在浅滩边捡些有花纹的小石头，不仅自己捡，还用食物“贿赂”来江中洗澡的小孩，让他们帮着捡。据记载，苏东坡一共捡了近300颗江石，以清水养于铜盆，还将其中一枚尤为别致的石头取名为“百石玉”——那个充满闲情逸致、擅于自娱自乐的苏东坡，在与大自然的亲近中，又回来了。

应是远久岁月  
大湖退守至此  
衍生一条蜿蜒的小河  
小河贯通着大湖的气魄  
却不会掩饰自己的温柔

韩岭先民逐河而居  
渔歌樵斧声相参  
他们从河埠头登舟，布网  
得大湖丰厚滋养  
又经大湖渡往外头

昔有王荆公治鄞三年  
曾在河埠头弃舟上马

□诗 歌

## 韩岭之夜

黄 治

重建湖界，规整集市  
荆公变法远去  
明月朗照千年

酷热时节  
韩岭之夜令人流连忘返——  
湖上吹来的风那么善解人意  
小河面的波光那么梦幻迷离  
青石板踏出了历史的回声

鱼虾从大湖赶来探听人间讯息

老屋下，一群老街坊摆着蒲扇纳凉  
小河边，一位光背老人坐在竹椅  
院墙上，一只小猫来回踱步  
城里来的人们抢着把镜头对准他（它）们

韩岭之夜  
谁说不是新奇而烧脑的——  
情爱的密码到底藏在哪道墙缝里  
特色小吃中破解剧本杀的悬疑  
时光小店让你搜到童年旧事  
那位名人的足迹与韩岭有着怎样的联系

韩岭的夜啊  
静谧中多了喧嚣  
沧桑中添了时尚  
远处，大潮惊涛拍岸  
脚下，小河轻声细语——  
小河贯通着大湖的气魄  
却从不掩饰自己的温柔

则吃不出原味了。

头镬汤果要上桌供奉先人，荤素不论。一般人家，摆几碗汤果，点上三炷香；讲究人家，凑九碗或十二碗下饭，摆几碗汤果一起供，其中茭白和芋艿这两道时令蔬菜不能少。母亲把第二镬汤果盛碗后，叫我端给长辈吃。第三镬汤果出镬后，一家人才上桌围着吃。汤果糯而不黏，软绵滑溜，虾潺鲜嫩，入口即化，唇齿留香。一家人在天然的美味中感受着节日的美好与和谐。

世事变迁，八月十六下汤果的习俗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，中秋月饼的品种倒是越来越丰富，苏式、广式、鲜肉月饼、冰皮月饼、海珍月饼……令人目不暇接。阿拉宁波人呢，百样吃遍，还是觉得本地苔菜芝麻百果月饼顶好吃。

如今偶尔也吃汤果，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，难道是嘴巴变刁了？细细思量，或许是没了那种全家人一齐动手推石磨、做汤果的喜悦气氛。咸鲜、香甜的汤果里，不光有口福的享受，更有母爱的温暖。

## 八月十六吃汤果

吴志庆

边哼着童谣：“八月十六下汤果，白玉子子等不到……”

八月十五一到，家家户户开始忙碌浸糯米、磨汤果粉。当时白糖供应要凭票，各家煮妇各显身手，下出风味不同的汤果来。节俭人家从自留地里拔几把刚长出的萝卜秧，等镬里汤果快熟，撒一把萝卜秧，淋上香油，快速盛入碗中。碧绿青翠的菜秧漂浮在泛着油星的汤水里，如玉般的汤果在绿色掩映下上下沉浮，十分养眼。

也有人从番薯地里扒几颗尚未长足的番薯，洗净去皮，切丁煮熟，等汤果快熟时，倒入番薯丁，加点白糖或烂黄糖，再用筷头粘几粒糖粘入镬。番薯又甜又粉，汤果又糯又软，别有风味。

还有人家用海鲜下汤果，母